

# 《洪水》：反套路的剧作宝典

张郢格

一个巨大的堆满垃圾的废弃泳池占据着舞台，营造出压抑氛围；面对观众呆困在一片狼藉中的破旧沙发上的老人，增添了阴郁腐朽之气；台左壁炉并不燃烧的黑洞朝着剧中人张开口，台右延伸到墙顶的梯子与压低的天幕之间长满荒草，窗帘后依稀可见的墙体隔绝了通往外界的可能，这一切让逃离显得荒谬；时远时近的水声泯灭了日出的希望，加剧了泳池的污浊潮湿；发黄的灯光打造出斑驳的树影，树影从泳池的墙上蔓延开来，冲破舞台，阴影试图笼罩整个剧场空间，让人恍惚，是不是一步踏入黑森林？在如此密闭空间里不管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大概都逃不过“他人即地狱”的境遇吧。

还好很快有新人上场。在戏剧创作中，靠“外来者”推动叙事，迅速展开一度停滞的情节是常用手段。可原来，本剧的外来者是归家的游子，她没有打破僵局，反身陷囹圄，她急切逃走，却以更惨的姿态回归。

《洪水》是澳大利亚编剧杰姬·史密斯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澳大利亚特里克·怀特编剧奖，并冲击七项澳大利亚戏剧大奖。在洪水来临的夜晚，离家20年的女儿卡特琳娜回家探望有些神智不清的妈妈和离异的姐姐 Dorothy。她们在干涸脏乱的泳池状的家庭闲聊，由多年前洪水爆发时父亲失踪引起争吵，在妹妹追寻真相的过程中，童年幽暗一点点冒出，侵袭吞噬每个人。

因着她回来，这出戏就不是《丽南山的美人》。常规上，按照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搭建是可以对剧作类型做预估的，但该剧并不留恋这一自带戏剧性的情境，不放大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儿和病态妈妈的互相折磨，只将之作为一种常态在某些瞬间自然流露。如果此般艰难都可以忽略，那一定还有更令她们饱受煎熬的事。是什么？

当全剧悬念建立起来，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前史，整个剧随着前史的揭露逐渐推进，直至多年

前的秘密揭开，引发现在人物命运和人物关系急转，从而达到高潮。这是锁闭式结构的剧作法则。但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会发现，舞台上没什么事情发生，人物不在现在进行时的事件中行动，而只是回顾。也就是说，隐秘的暴露不是靠人物在舞台上的戏剧性行动，是单纯靠语言去追寻——现在的静止状态下回忆滚滚汹涌，这种处理方法本身暗示了剧中人物困在过去的生活记忆中，根本走不进现在，她们的现实行动软弱无力。

归来的妹妹、有些糊涂的妈妈及一直照顾她的离异、酗酒的姐姐，被洪水禁闭的三个人物没有卷入新事件，却在闲聊中陷入回忆，至此，剧作家从角色叙事功能、戏剧情境、剧作结构模式方面，显示了他一系列的反套路操作：初建时遵循了套路，却在之后的展开中进行翻转。这是打破类型的好方法，给观众熟悉的，却又让他们感到陌生，于是悬念增强。

剧作家如何通过纯语言的方式逼近人物内心隐秘？很多心理剧因为没有外部事件支撑而随心所欲地发泄情绪，可以突然达到某个临界点而不去提供依据。该剧对真相的探究借情感关系和人物塑造的层层铺设、处处照应来步步逼近：

姐姐为了迎接妹妹回来，早已给她收拾了房间，但妹妹坚持回宾馆，姐姐的满腔热情被浇灭，继而意识到尴尬的阶层界限。但当妹妹离开，母女两人在互相埋怨中道出她们早就做出不让她留宿的约定。久别重逢的姐妹、阔别多年的母女，其情感关系居然是敌对的，观众错愕之际，妈妈和姐姐互不顺眼却又轻松自在的相处，让意料之外进入情理之中。的确，跟邋遢臃肿满口脏话、生活

只是鸡羊狗的她们相比，那个离家20年、居住在繁华伦敦、身材姣好妆容精致衣着讲究的人，太强了。

剧作家抓住小细节展示人物情感关系现状，从而不会打乱通过对白走向过去、并挖掘症结的根源的节奏。可从这种争吵却和谐的怪异氛围来将非常态的情感关系合理化，就够了吗？开场妹妹兴奋地喊门，妈妈有些厌烦，让人怀疑她根本不认识眼前的女儿，妹妹也是这么怀疑的，但妈妈平淡地表示了自己的清醒；妈妈和姐姐在妹妹回来之前就约定要赶走她——剧作家的这些细节不是偶然、单独存在的，是精心设计、多方呼应的，因而形成一种生活感，显得尤为真实。观众从看似不经心的场景里捕捉到一点迹象，然后回想此前剧情，发现其实早已埋下伏笔，于是恍然大悟隐藏在散漫表象下的逻辑，这是看似无招却更老到的编剧法则。

姐妹试着谈心，姐姐得知妹妹感情生活不顺，立刻表示同情时，观众席发出笑声，好像窥视到了弱者那一点点幽暗心理。妹妹对姐姐的生活态度指手画脚，收拾房间、照顾妈妈、管理自己，姐姐都做得很不好，更可怕的是她觉得都还不错，人生卑微粗俗得完全没有要求，人物活跃值几乎降为零点。人物强弱对比很是鲜明。但从她借着劣质的酒安眠，我们知道她并不麻木，她对生活有难以言说的痛楚。这个痛楚，或许就是造成她和妈妈死守在垃圾成堆的家里也不离开的根源。

再进一步，妹妹指责姐姐容许妈妈胡说射杀父亲的事。从敷衍、认真到痛苦承认，演员的表演表明，这么久以来的聊天有了重点，对话集中于射杀真相。于是，经过开场对这个家一定有比母女

互相折磨更煎熬的神秘的猜测，到对姐姐麻木外表下的酗酒寻求解脱的痛楚的触摸，再到姐姐在谈及童年时怨念爆发的确定，悬念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剧中悬念分为四个层次：妈妈随便聊起的杀父亲的疯话，不再是只用做表现她的糊涂，而是指向真相，射杀是幻觉还是真实发生了？如果爸爸不是被洪水冲走也不是自己借机离开，那么是谁射杀的父亲，妈妈还是姐姐？为什么要射杀爸爸？消失的爸爸是死是活？

解决悬念的过程中，姐姐的人物活跃值迅速上升。她开始变得强硬。妹妹面对姐姐对隐秘的模糊表达，不肯接受，只能一遍遍强调爸爸是在洪水那天失踪了。她的话与她颤抖的瘦弱的躯体一样没有力度，涉及童年家事时，姐姐更有话语权、妹妹只有招架之力，正如谈论现状时妹妹高高在上、姐姐失语一样。人物强弱对比依然鲜明，但颠倒过来了，人物更加立体、丰富。四层悬念中，爸爸被射杀是幻觉还是事实并不重要，是妈妈还是姐姐进行的射杀实质上也没什么不同，爸爸被杀

或者是妈妈和姐姐希望亲手杀他的原因不言自明。这三个悬念在姐姐巨大的痛楚中失去了效力。

最后一个悬念由姐姐解开：爸爸在另一个城市，过得很好。一直紧张压迫的情势突然中断。他还活着。谁能拯救姐姐？环顾左右，只能寄希望于外来者妹妹，她怎样完成对姐姐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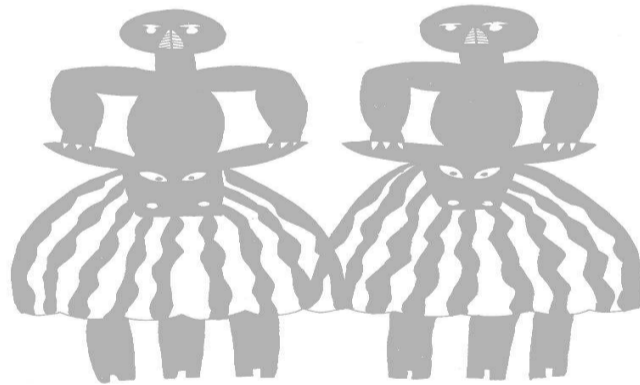
“你会去利顿么？你会去见他么？”

“他死了。”

姐姐如此脆弱，只需要妹妹一句话。她不再反对妹妹带妈妈离开这个家的决定，她只是都无所谓了。这是卸下盔甲后的平和，还是绝望后的自我放弃？

家是创作的永恒母题，而离家与归家，是中外艺术作品热衷的主题。头破血流要离开的那个家是牢笼，魂牵梦萦要回到的那个家是港湾；曹禺《北京人》里曹文清走了又回，家作为归属又是束缚的属性得以鲜明展示，奥尼尔《天边外》中的两兄弟出走与留守以及二者互换的设置又昭示了对家的不同选择决定不同人生；然而《洪水》中的姐妹，推翻了逃离和困守对人生的影响，他们的人生本质并无不同——都被这个家封印住了。

## 青 靛



很多作家最常碰到读者问的问题是：“你写的是真的吗？”问题再往前引申，如果是真的，这就是散文；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小说了——依据是，散文是真实的，而小说则是虚构的。但如果作者没有回答是散文还是小说，则只能靠读者来主观判断。小说与散文，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界点？怎么判断这是真实，那是虚构的？这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好些小说，的确能让我们感觉到真实的力量感。《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红学”有一个重要的流派，专门从小说文本中考据作者曹雪芹的身世。也就是说，这一派的学者相信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而是曹雪芹的“自传”借了小说的壳子。我相信曹雪芹的这部小说肯定有自传的成分，所占比例多少，则无法量化。

非虚构，或者说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很难看到结构性的故事，它往往杂乱无章，波澜不惊，虽在进行，可往往淹没在细碎之中。它发生的时间太过漫长太过无序，到最后不了了之，很少给人一个明朗的结尾，也无所谓有意义的结论。我们一生很可能便是这样漫漫无边地流淌。如何书写？突出一些忽略一些，从无序中理出有序，从细碎里拼出整体，从无意义之中升华成有意义，这就是虚构。它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现实，可是你要给它一个结构。

王安忆在《虚构与非虚构》中曾经说道：“非虚构的东西，它有一种现成性，它已经发生了，人们基本是顺从它的安排，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它，承认它，对它的意义要求不太高。于是，它便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也无法产生后天的意义。当我们进入了它的自然形态的逻辑，渐渐地，不知不觉中，我们其实从审美的领域又潜回到日常生活的普遍性。”我们在创作时，素材来源于真实，但正如王安忆所说，这个真实是现成性的，需要经过“创造形式的劳动”，产生“后天的意义”，这样它才有文学性。

如果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只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来进行忠实的描写，那很可能是一部超长的流水账。但曹雪芹并没有止步于详实的描写，他写人性幽微，写命运无常，写风花雪月，写悲欢离合，其中浸润着作者的用心。《红楼梦》之美，读多少遍都不为过。从日常琐细之事中滋生出人生的况味，升华出生命的意涵，是评价一部好作品的重要指标。从“生活本来是怎么样的”到“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其间融入了作者的创造和思考。

创作要超越生活，却也不能远离生活。虚构也需要坚实的现实基础才会有力量。作家格非提及，很多作家正在脱离生活，“对社会上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作家们应该有各种各

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洞见可能还比不上某些官网上公布情书。我们如果跟生活的那种非常具体的关系切断了，这个作家的生命就基本结束了。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半个，而是普遍发生在中国当下的作家身上”。近年来，有些作家的小说，一看便是社会新闻的集合，我们几乎能一一辨认出事件的原型。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在哪里呢？格非提到的“非常具体的关系”，就是需要与这个真实的世界有着深切关联，才能透过事件的表皮深入到内里，能够对其中的人物有同理心和同情心，能够从喧嚣的舆论泡沫里攫取出深刻的人性来。

常有人感慨“生活比小说精彩”，的确，生活中有些事情曲折离奇，写成小说也许会被认为太过荒诞。但小说不可替代，它不是单讲一个故事而已。好的小说，未必是一个好的故事，但它会提供一个独特的文本，让人沉浸其中不可自拔。小说的魅力，在于可以把读者从现实生活中拎出来，放进一个虚拟的精神空间，在其中你的所思所想却是真实的，你读到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真实的，而得到的享受却是虚构的力量带来的。《红楼梦》里有一句很有名的对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论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沉浸其中，享受阅读的乐趣就可以了。是真还是假，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 假作真时真亦假

邓安庆